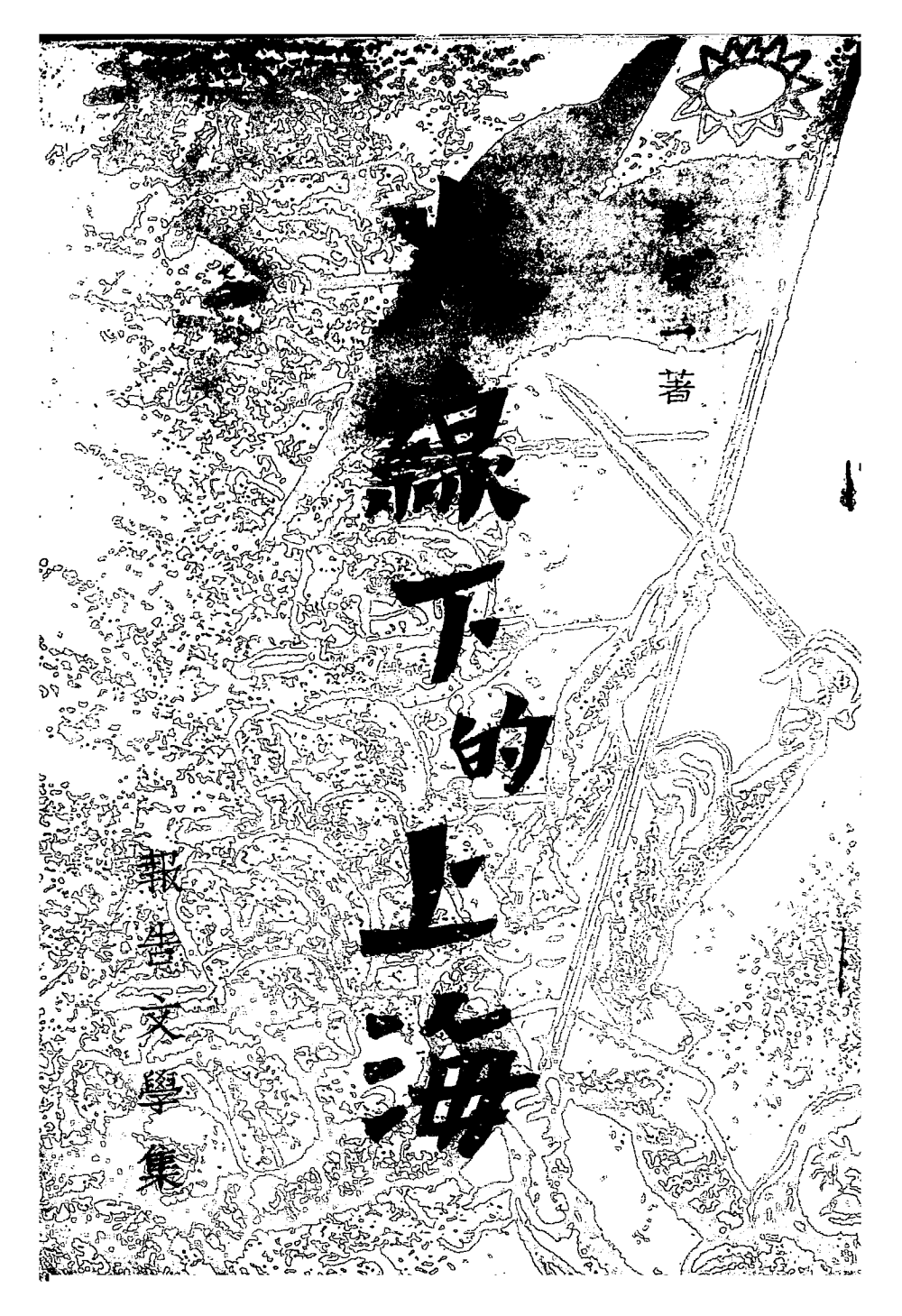




線下的上海

著

報告文學集

報 告 文 學 集

火 線 下 的 上 海

彭 啓 一 著

民 國 廿 七 年 三 月 初 版

晨 光 出 版 印

廣 州 長 壽 東 路 二 十 二 號

自序

離開上海已有兩個多月了，得到那兒的消息：是被一般人認為安全區的租界上不斷地發現了血淋淋的腦袋，血淋淋的胳膊。這是同胞在敵人包圍下度着苦難的日子，恐怖的日子。

我雖則而向着陽光，離開了上海，可是那許多烽火連天的日子，那大江南肥沃的土地，明媚的風光，我忘記不了。在這些上面不知滲下了多少同胞的血，那許多血呵！是一條壯大的洪流，——播下了民族解放的種子。

在南市，在閘北，在滬西，在上海的四週，每天，我們可以聽見：我們英勇的弟兄們熱烈地嚷着殺敵的聲音，那許多悲壯的場面，幾次使我感動得下淚。那時我曾經冒着絕大的險去採訪消息，每天，總要跑上好幾個地方，歸來就將它一一寫出。每篇稿子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寫出，因為報館——的發稿時間限制，不允許我有長時間的思索，報紙的篇幅限制，不允許我充分地描寫，只是一個簡單的新聞報導。至今想來還是認為遺

憾的！

現在，上海已經改變了另一個面目，那兒是給強盜們做了窩，那些滲着我英勇弟兄們血的土地上，不知被多少強盜們的鐵蹄所踐踏。

今天，我把我過去所採訪來的東西讀了一篇，那許多悲壯的場面，立刻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我眷念着那些土地啊！那些曾經滲下爲着祖國自由解放而犧牲了的弟兄們的血的土地！

於是，我毅然地將這些不成樣的東西付印了。

我想，這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不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吧？

著者：一九三八，三月十五日于廣州

目次

自序.....(一)

工

大上海在抗戰的烽火中.....(一)

難民行列.....(九)

難民區小景.....(一三)

火焰中的南市.....(一六)

上每點描.....(一八)

II

這也是生活.....(二四)

離了廠的「包身工」.....(二七)

這是我的責任·····	(三〇)
天大的本事也沒用了·····	(三一)
敵艦威脅下的漁民·····	(三五)
黃浦江邊悲戲劇·····	(三七)

III

從雜店歸來·····	(四〇)
徐家匯的難民船·····	(四三)
南市警戒區巡禮·····	(四七)
在西站·····	(五〇)
沿蘇州河一帶瞭望·····	(五三)
在炮火中新生·····	(五五)
浦東一瞥·····	(五七)

戰勝敵人犀利的武器·····	(六〇)
敵機的戰績·····	(六二)
寶山城內的犧牲者·····	(六四)

Ⅵ

楊瑞符營長訪問記·····	(六六)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六八)
楊紹麟連長訪問記·····	(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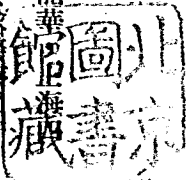
大上海在抗戰的烽火中

我軍從滬西撤退了，敵人就很快的從閘北跑過滬西，繞過虹橋，進據龍華，郊就陷在敵人的包圍里了。但在南市這一塊國土上，還有着我們英勇的保安隊警衛固守

着，他們決計與南市共存亡。所以南市這塊還未被敵騎踐踏的國土，是全上海幾百萬人最關心的，尤其是深陷在敵圍里準備英勇死鬥的戰士們。在早上十點鐘，我們決心到南市去，向我們這塊被包圍的國土走去！

一幅流民圖

從法租界到南市去，現在只剩下老北門這一條道路了，這條路被鐵棚門固鎖着，只開一個七八尺寬的門；門的里面站滿着法國巡捕和安南兵，和許多的想到南市——難民區去難民，鐵門的外面，是無數搬箱運貨的大車，車上堆置着山一樣的雜物，在車與車之間，扶老携幼地擁擠着許多想逃進租界來的難民。因此在這小小鐵門口的裏外，鼓噪



呼喊的聲音，一班維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嚇難民，敲打什物的聲音，構成一幅擾攘紛紜的淒惶情景！人像潮水擁來擁去，小鐵門就像一條堤的決口，被人潮衝激着。我們拼命地衝出鐵門去，沿着民國路一帶，盡被什物擠滿了。每個人越是想急急的走過法租界來，越是互相軋擠着走不通，這僵局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常態呢！

難 民 區

被劃作難民區的地點，是民國路到方濱路爲止，我們在難民區里巡視着，在九畝地萬竹街一帶，甚爲平靜，做小生意仍是平靜地在交易着，在這區裏，負責維持秩序的，仍是我們的警察，但多是不佩帶武裝，到方濱路上，才看見沿着方濱路的市屋上，飄着國際救濟會會旗的紅十字的標幟，這也許是易於敵機的識別吧？但在方濱路的南面各路口，都圍護着鐵絲網，在鐵絲網的那面，峙立着我們雄偉英勇的保安隊守兵。除此以外，這難民區就沒有什麼特殊的現象。

漢奸的悲劇

在陳英士塔下面，圍着一羣人，像在看熱鬧，當我們走過去，看到六個小窩三一樣的人，手被綁着，躺在血泊中，這是被槍斃的漢奸，在這些屍體的面部上，顯着慘白和睜着白眼，令人看見會起着惡心的難受。看樣子這些都是小漢奸，也許是想趁火打劫，刺探軍情之類吧？這種人是死有餘辜的，但我們除了打死這些小漢奸之外，我們不要忘了記着有更多的大漢奸在隱藏着，當上海已經被敵人包圍的時候，也許這些羣醜又想粉墨登場吧？全上海的民衆啊！我們要團結起來，把這些準備登場的醜類殲滅掉，殲滅掉！

英勇的戰士們

我們沿中華路走去，路上漸漸地顯着靜寂了，馬路兩旁的商店都緊緊地關閉着，只有稀少的行人，和守衛着這塊被包圍的國土的戰士們！他們每個人都英勇地站在街頭的崗位上，擎着槍，在腰上圍掛滿着像糞飯團一樣大小的手榴彈，這將是作最後殲敵的利器呢。我們跟一位保安隊的士兵談話，他們帶着非常的鎮定和禮貌，昂然地不屈地，堅

決爲這塊國土的存亡而流他最後的一滴血！他向我們說：「我們守衛這塊國土，準備最後的一天到來，同時也是我的生命最後的一天的到來。我曾看過報，看到西班牙軍民保衛瑪德里已經一週年了，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保衛大上海呢？所以我們要用血肉來保衛大上海，希望全上海的同胞們，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當我們聽了他的談話，我當時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全上海的同胞們啊！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吧！』

等待着決戰的到來

我們從林陰路走向方濱路去，在路上——方濱路口法華交界的地方，許多民衆幫助警察和保安隊在掘戰壕，一個疲倦了又換一個上去，大家都很興奮地挖拙着，把柏油馬路挖斷，掘下去，掘成一條戰壕，一個保安隊的官長用舒暢微笑的態度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的戰壕，也許就是我們的墳墓吧！我們是不會從這里移動的，除非是敵人死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或是我們死在戰壕中，我們在等着決戰時候的到來，也許在今天晚上，也許在明天，來吧！我們準備好了。」說過後，他又微笑着走去監督挖戰壕的工作去了。

日暉橋頭的敵車

沿着河濱的徐家匯路，插滿了法國旗子，河濱邊掘有地壕，法兵就藏在裏面，機驚地望着對岸。對岸打浦橋這邊，還是由我英勇的弟兄把守着，機關槍口，伸在沙袋的外面。打浦橋過去點，便是敵軍的防地了。但是沒有一個敵軍，只有一輛坦克車被棄在河濱邊。一條並不寬闊的日暉港將他們隔離了。日暉橋已被我軍放火燒斷，還燃着熊熊火焰，橋邊某印刷公司亦被牽連着而焚去了，殘餘下來的僅是一座洋灰泥骨，圍着這燬去了的建築屋憑悼的，有幾條飢餓的瘦狗，和濱這邊租界上的我們以及幾個外國記者。

空氣是緊張的，日暉港裏面，很清晰地傳來了機槍的聲音接着一陣激烈的機槍聲後，幾個中國巡捕把我們幾個中國記者趕開了，好像我們的生命比幾個西記者的生命還要珍貴似的。我們向他爭辯着，「爲什麼西記者可以登在這兒，而將我們趕開？」

那位中國巡捕就很諷地告訴我們，「那座燒去的房子後面，就躲着幾個日本兵，他看見中國人就要開槍的」他的臉上露着緊張的表情。

我們看他很談得來，就向他探悉着，希望能從他的口裏滿足我們的聽覺：「那輛坦克車裏向有日本人嗎？」我們其中的一個問。

「沒有，沒有，日本人都躲到牆後面去，爲什麼會躲到牆後面去呢？我們向他繼續地探問着，原來今天清晨八點鐘的時候，敵我已經衝突過一次。」

敵人五六名架着一輛坦克車，向日暉橋邊衝來，來勢猛烈，好像一下子會衝入我們陣地似的。

這時日暉橋的這邊我軍遠遠地聽見機關槍的聲音，立刻就敏捷地躲到沙袋中去，一聲也不響。

「我真爲咱們軍隊耽心，爲什麼還不開槍」。他把我們拖到牆腳邊，繼續地告訴我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赤佬剛剛走到日暉橋邊的時候，我們的機關槍聲，就像爆竹似的響起來了，打在坦克車上面噹噹地響着，四五个敵人都向牆後面逃去了，有一個倒下來，大約是受了傷，還是後來我們的機槍聲停止了，才慢慢地爬進去的！」

濱那邊是靜寂的，幾條瘦狗用鼻子嗅着那一「座死」去了的坦克車。我們陣地中的防

軍正握緊着機關槍在嚴勵地監視着它。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一個穿着長衫的「包打聽」從楓林橋那邊向着我們的身邊跑過來。

這時，我們幾個人站在祈齊路福履理路口。因為被兩個巡捕攔住了，不能到楓林橋去，我們正爲着不能明瞭那兒的情形心中在納悶着。

突然有一個人替我們帶來了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立刻便被我們攔住了，不等到我們去追問他，他就很氣急地告訴我們。

「四個難民，大約是從謹記路那邊跑來的，一走到楓林路頭就被兩個日本人捉住了，其中一個是我認識的，在中山醫院裏做護士，人頂和藹，瘦瘦的臉小小的個子，一下子被那日本人抓住了衣領子，就像抓住了一隻小雞，他不肯走，是被日本人拖進去的，大約是被拖到屋子裏面去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兒，不再繼續下去了，四週是靜靜的，我們彷彿看見了四個被慘殺的中國同胞！

在和平的教堂前

往日的徐家匯是寂靜的，法國天主教堂敲着緩慢的沉重的鐘聲，這鐘聲是象徵着和平，無數的天主教徒在這和平的鐘聲中跪下來，爲着人類的幸福而祈禱着。

現在鐘聲仍舊是沉重地敲着，已不是往日那樣的寂靜了，繞飛在屋頂的和平白鴿，已不知飛向那兒去了，難民門擾壞壞的，握着木棍的法國三道頭，已越過了法界的警權，在管理難民，木棍子像雨似的落在他們的頭上。一個難民摸着被打的地方，蹲在牆角落裏哭着。這哭聲大約是激動了那位跟在法國三道頭後面的中國巡捕的同情吧，他輕悄悄地跑過來，帶着半責備的聲音道：「你媽的別哭，要不是法國人你老早被炸彈炸死了！」

說時，他還指了一指在天空盤旋的敵機。——周鋼鳴彭啓一

難民行列

(一) 徐家匯巡禮

踏過徐家匯的慈雲橋，那邊難民就像螞蟻似的滿佈着，老的吟，小的嚎，那種慘烈的景像，使我不敢相信那是一種真實的情形，我相信我是走入了一種夢境，在慈雲橋的那邊，融入雲間巍峨的教堂，正在敲着靜靜的緩慢的象徵着人類幸福鐘聲！

擺在我面前的一點也沒有錯，是兩個世界，難民們無可奈地躺在地上，幾天的大雨，叫地上還留着泥漿，泥水浸濕了他們的身體。苦難叫負着全家生活重担的中年人呼不出聲來，一個個都沉默着，低着腦袋，這沉默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內心的悲哀與憤怒，敵人的侵畧，叫他們流離失所的。

計算起來，他們在徐家匯那兒一帶，已經等了一個多星期，上海的各救濟會雖則盡力的把他們救到法租界來，然而截至昨天止，仍舊有一部人等在那兒，難民們的來源衍

佛是無盡期。這其中，有一部份難民是住在中山路一帶的，多數是勞工階級，無知的份子，砲火的吼使他怒們嚇倒了，本來生活的壓迫就要使他們走上流亡的路上去，現在砲火聲更逼近了，流亡原是自然的事。但誰知道租界與中國地界一排防禦的遠絲網將他們擋住了。

這一星期來，幸好有幾個慈善團體裝來了一卡車一卡車的乾糧去接濟他們，否則他們不凍斃亦將餓死。有許多年老的，受不了這種苦難，多數都奄奄一息了。記者親眼見有幾具死屍，躺在難民的身邊，難民是無法憐惜難民的死去的，憐惜的只是幾條徘徊在屍體身邊的貪婪的瘦狗得不到口。

在中山路上，我看見幾個青年的軍人，在勸難民仍舊回到家中去。他們告訴他滬西這條戰綫至少要守四個月。有幾個難民是被說動了，預備挑着担子仍舊回到家中去，但有的仍舊固執不肯。

歸來時，有幾架敵機在腦袋上盤旋，難民們聽見了嗡嗡的聲音，立刻就騷動了，扶老携幼都紛紛地向牆腳邊樹底下躲，年老一點的和年幼一點的都墮入了臭水濱中，一時

秩序大亂，彷彿天天的禍降臨了，據住民說，這樣的事一天總要發生好幾次。

(二) 嗷嗷待哺的船戶

沿着徐家匯那條臭水濱，有許多船家他們以打草，售糞，販賣菜蔬爲職業，來往於上海松江之間，自滬西我軍撤退後，那條整個的臭水都變成戰場。打浦橋與楓林橋之間的一段臭水濱中的船戶們，都變成壘中之鼯，那兒一邊是敵軍的防地一邊是法租界的警戒線，要向敵人的防地中跑，自然是不可能，而法租界的警戒線又是那樣地嚴密，鐵絲網滿佈在濱邊。記者日昨曾經沿着這一條濱邊巡視，船戶們老的小的都哭巴巴地面向着租界，望着濱邊的住戶們招手，意思是自然是求援。巡捕們一聲不響地徘徊在岸邊，有時也回過頭來望他們一眼，但也是一個無能爲力的表情。

據說這些船戶們食糧已經斷絕了，有的雖則還可以從南市逃出來，但是眼望着他們那一條生活了數十年祖傳上來的或者自己辛苦得來的船隻遺棄在濱中，又有一點捨不得，於是只好焦急地蹲在船上，希望能在這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得到一條生路。

清晨，濱邊的住戶們，曾經送過幾碗殘飯給他們吃，但這只能維持一兩個人一時的饑餓，時間一久，不等得敵人來結果他們的生命，恐怕他們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靠楓林橋附近的敵人昨天已經向他們開槍，但幸喜均未命中。

(三) 飢 餓 綫 上

老北門附近的民國路上，擁滿二萬多難民，扶老携幼，站立在街頭，幾乎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他們在這兒站立已相近兩天兩夜的時間，吃喝的問題自然是不能解決。

人羣中還夾滿搬運傢具的卡車，小板車，人力車，一輛連接着一輛，有許多押車的人都疲倦地倒在上面。連卡車的底下也坐滿人。

前天，敵機成天的在南市的上空盤旋着，嗡嗡的聲音不絕於耳，不時有炸彈的聲音，在他們的四圍炸開來，那敵機擲彈的一刹那呵！那鳴鳴的尖銳的長嘯聲音，簡直要叫胆小的人們嚇昏了過去。

昨天上午，難民們實在餓得忍受不住了，站在老北門附近的難民們就開始向鐵柵內租界上的人們呼籲，立刻老北門附近的往戶們，就發起爲難民們募捐，臨時寫了一面大旗子，沿街求募，不到幾十分鐘已募了數十元，於是他們又在老北門附近的大餅油條店內，購買了幾大竹籃的大餅油條。

一直到十時，天下大雨募捐的工作始停止，然而那幾大竹籃的大餅油條，可能維持幾個難民的飢餓。

難民區小景

踏進南市難民區，內心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惆悵。難民們鵠立在街頭，望着他們那一副浮着沉重愁容的臉子，記者心中深深地感到難民的痛苦。

天正飄着牛毛细雨，一羣烏鴉盤旋在天空，不時地落在屋頂，像搜尋着食物，街頭猛有一聲難童們餓急了哭嚷聲時，它就呼拉一聲飛去了。

圍繞着難民區的，是漢奸們和鬼子們放火燃燒着民房冲入雲間的火焰，這火焰侵入

了難民區，老年人和孩子們上了眼睛，悚悚地流着眼淚，他們爲着自己的家被敵人燬去了而哭，抑是爲着被煙燻入了眼睛而流着淚哩？

不知從那條街的角落裏傳出了隱隱的哭泣聲，這淒慘的聲音，就如同在深夜小巷中聽婦人們提着一盞紅燈籠，呼魂的聲音相彷彿，記者循着這泣聲走去在一家破爛屋子的瓦簷下，尋着了個一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他抱着流着鮮血的腦袋在哭泣着，人們打漢奸却打着了他，而把真正的漢奸放走了。

「放走了漢奸倒不去說他，那位老槍模樣的漢奸却反而說我是漢奸，於是人家都來打我，要不是那位外國先生攔住了，我真大有被打死的可能，真的漢奸却站在一邊笑着，有幾個流氓樣的人保護着他，要不是人家都來打我，老子真要和他拚一拚命」

嗚咽哭泣的聲音，變得嚎啕大哭了，滿腹的悲憤，一下子從心底冒出來：「那位攔住人家打我的外國先生也差一點挨了打。那狗肉的漢奸，老子認識他，瘦瘦的個子，老槍「色氣」，下次老子不看見他則罷，若看見他，非打死那王八不可」！

發麵包的人來了，是國際救濟會發的，大一担，小一担，據說每人每餐兩隻，每天

非發廿萬隻不可。

那打破了腦袋的小夥子，一下了跑開去了，用淋濕了的衣服，揩淨了腦袋上的血，一會兒，他從人叢中跑出來了，手中握着兩個饅頭，再一會兒，兩個饅頭不見了，腦袋上冒出了更多的血。

坐在另一個角落裏的一個婦人。嘶着嗓子嚷：「先生，給我一個饅頭！」

發饅頭的人將饅頭從簍子裏面拿出來了她却無法走上前去拿，只在地下挨了兩下。是患了一種軟脚病嗎？不，我仔細的一看，她的袴子被鮮血染紅了，一個紫紅色皮膚的死嬰兒，躺在她的身邊。

嬰兒的母親，沒有爲着她已死去的嬰兒而哭泣，要是在往日，也許會放一點鞭炮，請幾個鄰人來吃紅蛋糖麵吧？

這個難民區中，應該設一個產科醫院呵！我這樣地想着，腿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南市流通圖書館的門口，那一面分明地寫着臨時產科醫院的條子。

也許產婦太多了吧？顧不了這些，誰又知道這婦人悄悄地在角落裏產下了孩子呢？

踏出難民區時，從民國路那頭，走來了一長串難民們，大約有一千人之多，他們的步調是那樣地沉重，是一羣怨魂，是一幅活活地流亡圖，據說，這羣難民都是從浦東逃出來的，他們在浦東已經餓了四天四夜，躲在白蓮涇美商大來碼頭上的堆棧中，昨天，才由南市難民區當局，設法將他們救了出來。

然而這一羣，都是奄奄待斃的了。

火焰中的南市

這仇恨將永刻我們的心中

自南市我軍撤退後，南市即被敵軍縱火着焚燒，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熄滅，而且火勢愈燒愈烈，大東門外的火，現在已經由大碼頭街向南棧燒去。斜橋一帶燒至海潮寺，要算這一段之火，佔地最廣，它的長徑幾達三里之遠。

深夜，站立在較高的大廈中，可以望見南市沖入雲間的火焰，那火焰一望無涯。激

蕩中的火勢，就彷彿大海中被暴風雨掀起的波浪，我們望着一棟棟的屋子被火口吞去進，一會兒，數十棟，數百棟的房子，溶化在火口中了！衝出這火口的，只是一股無質的青煙，無數個同胞多少年來的血汗，變成了青煙，無數個同胞的生命，葬送到火窟中了。這仇怨，將永遠地刻劃在我們的心中！

記者昨天會親眼看見了一羣從火口中逃出的難民，他們真可以算得是體無完膚，沒有一個人不被火燒傷了的，有的半邊臉被火薰焦了，有的整個的頭髮被燃去，創處就彷彿患了「楊梅」大瘡，又像廣東店內賣的燒臘，呈現着一種恐怖的紫紅色。

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他們是從林蔭路，大吉路一帶跑出來的。敵人到達南市後，即沿街沿巷放火，前天晚上，火勢便由大林路燃燒了林蔭路，他們躲在一間高大的房子裏面，已經兩天兩夜未食，其先他們聽見街道上我英勇的弟兄們喊殺聲，後來這聲音便和機關槍聲去了。不久便聽見敵人的坦克車咬着柏油路軋軋的聲音，等這聲音走過，他們正預備跑出來時，忽然炮彈像雨一般地落在他們的屋子附近。於是，他們就只好繼續地躲在裏面，這時，他們都差不多餓倒了。外面大火時，他們全不知道，一直到火焰沖進了屋

子，他們才開始逃，那時，他們已管不了路上的敵軍了，敵人就在林蔭路大吉路口架着兩架機關槍，向他們搖，他們其中一部份是犧牲在敵人機關槍下了，只要是被射中的，沒有一個還跑得出來。他們經過了黃家闕路，桑園街等處才跑出來，這些地方沒有一處不是大火，據他們其中的一個說，在桑園街附近的某處上，已經有漢奸的機關成立了，插着與太陽相彷彿的大旗子，每個漢奸的手上，都握着一根木棒，把持在各路口，他們親眼見在桑園街某段放火，一面放火一面就搜劫，在路上漢奸們差不多每個人的手上都提着很多的東西。

南市已整個地變了集土，這空前的浩劫！

上海點描

(一)

南市我最後一部份英勇弟兄，也壯烈地犧牲了。

大上海落在敵人的魔手裡！

五百磅重一個大炸彈，落在南市各街巷，房屋炸開來了，同胞的頭炸開來了！血肉與火焰齊飛，南市變成了裂開來的火山口。

黑雲瀾漫了天空，看不見一絲太陽，大上海在哭，卅多萬的難民在哭。

人們的心也彷彿一下子落在敵人的魔手裏了，失去了鎮定，失去了歡笑。

不祥的消息，就像帶在開足了的馬達的輪子上不斷地傳開去。

「×處，漢奸在散傳單！」

「×××要粉墨登場了！」

「交通斷絕，上海三百五十萬的人口要斷糧了！」

胆怯的人們在嚷着：「大禍臨頭」便惱着自己爲什麼不早一點離開上海。

頑強的人們伸直了腰桿子，準備給打擊者以打擊。

(一)

在米店的門口，擁滿了提着籃子上早市的人，他們握着拳頭，雨一般地敲着那米店

緊閉着的門，人們的嗓子喊啞了，爲什麼有米不賣給我們！

「媽的，漢奸還不是想趁火打劫，抬高市價嗎！」

「赤那格娘，阿是想把米，留着賣給東洋人！」

裏面的回音，一點也沒有。各大報的新聞欄裏，分明地登着「上海糧食充足，市民勿憂」的消息。

(三)

大飯店的住客牌子上面，寫滿了人名，酒店的老板，就心明天是否買得着魚肉。於是肉價也漲了價。一塊錢要買到兩斤多，現在，現在一塊錢只買着那薄薄的一塊，鬼才相信，那還有一斤足數！

買肉的人吝惜那手中的一塊錢，心中想，吃肉吃不起，還是去買一點青菜吧！誰知道青菜也漲價了，問價錢，他却要四百六十文一斤，翻開來一看那菜葉子上面却盡是虫眼。

要買好的嗎？這兒也有，價錢是兩毫錢一斤，少一個子兒你休開口。

(四)

十月十一日，大美晚報刊出一條有人要求工部局，取締新聞，工部局現正考慮中等等的消息。

於是大街小巷傳說 ××與××兩大報即將停刊了，某某報要搬到內地去出版。某某報有變成漢奸報的可能。

文化人耽心着上海將來要變成一座死城，據說連××局也着了慌，派出人四處去打聽着，各報停刊的消息，是否事實。

第二天，各報依舊刊出了堅決的社論，謠言漸漸地淡了。

(五)

十一月十三日，南市仍舊混亂，男哭女嚎，一片淒慘的聲音，彷彿刀一般地刺進了人們的心。難民們已經餓了三天三夜，雖則有幾個慈善團體，送去了一點糧食但是粥少

僧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依舊是數不勝數。

這是一幅慘絕人道的情景，不，預料比這更慘絕的事實即將到來了，這裏抄下一段立報的記載：「十二時廿五分新北門陞川街突然由城內穿出敵兵卅多名，將沙包佔據插上太陽旗幟，用槍刺將四圍難民驅散，這時整條民國路的難民是受驚了……」

二時廿分，新北門又穿出小型坦克車二輛，西向循民國路巡行了一週，機聲軌軌，輪齒也把我們的路面咬破了：步兵十四名也隨車遊行示威，馬路兩旁我們非武裝的平民都呆住了。

二點半，三個工人模樣的青年在潘家口被抄，檢查了好久，此後，就下落不明；……

現在十多萬的難民，是被踐踏在敵人的鐵蹄下了。

(六)

在震飛路杜美路口，那一塊四面圍着竹籬的空地上，立滿了我們從南市退出的弟兄

們，其中有警察，有公民訓練隊，有壯丁。武裝的軍隊圍繞在周圍。

突然有一個青年的小夥子，流着淚，伏在竹籬邊高聲地向裏面嚷着：「我代表全上海的同胞們向你們致敬，你們是爲了租界的安全，爲了南市廿多萬難民的安全才退出來的，你們一點也不慚愧。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不應該灰心，長期的抗戰，是不在乎一時一地的得失的。」

裏面的人都抬起了腦袋，一個身上還穿着民衆送給他的棉背心的弟兄，在嗚咽啜泣了。他們都一致地點點頭。

裏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互相地招着手，互相地嚷着各人的名字，被尋的人與尋的人的嚷聲吻合時，便互相地笑了，他們慶幸着沒有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下。

嚷聲得不着回應的也有，他們臉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那一對滿含着淚水的腫子呵！彷彿敵艦上面的探海燈似的，向着竹籬圈子裏亂射着。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也許早已成仁了吧？終於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開去。

旁觀的人也拖着沉重的脚步開去

(七)

是南市敵我激戰得最激烈的時候，是上海陷落的剎那，在傷兵醫院中，四五個弟兄，正在爲着看護小姐幾天不給報他們讀而吵鬧着。

「爲什麼不給報咱們讀，咱們身上掛了彩，眼睛也沒有掛彩！」

有幾個敏捷的弟兄，已經從砲聲的方向，看護小姐的臉上，意識到不給他們報紙讀，是怎麼一回事。便坐在床上噁哩咕嚕着。

「媽的，有什麼了不起，頂多是東洋鬼子將上海拿去了，我們老早的計劃，就要退到國防線上去打呢。」

可是看護小姐爲了他們身上未愈的創傷，又怎麼忍心將「大上海陷落」的消息告訴給他們呢？

這也是生活

一條靜靜的街道上，停着十幾輛黃包車，幾個年紀較輕的黃包車夫坐在一起玩着賭

具，一個年紀較老的黃包車夫垂着腦袋，坐在黃包車的路面上，看見我從另一條街轉來時，便老遠地迎過來了。我走過去，給了他一根香烟，我們便在行人道上坐下來了，老車夫告訴我，他是在閘北一帶拉車的，滬戰爆發後，他便從閘北戰區跑出來了。現在他還有一個兒子在戰區中，不知道生死存亡。

當前些時，日本人在華德路一帶縱火焚燒時，把他和他的四個兒子，從屋子裏面出來，他的兒子因為年輕力壯，便被日本人拉去了，說是要給他們做嚮導。

「先生，做嚮導懂嗎？做嚮導就是替日本兵引路。先生，這是要不得的，遲早總要給日本人殺死，即使不被日本人殺死，也要被我們中國軍隊捉住槍斃掉的，死了還要被人罵漢奸！」

老車夫跑到租界裏來後，便投到難民收容所裏去，在難民收容所裏登了兩天，他關不住了，一方面他還想着他那被日本人綁去了的兒子，自然他是無法再見到他兒子，但是他覺得他應該依舊出來拉黃包車，他覺得他有的是力氣，不應該一天到晚坐在收容所裏吃公家的。於是他便請求收容所裏的負責先生，讓他早晨出去，晚上歸來，允許他每

天在收容所裏睡覺，收容所裏的負責先生便允許他了，不過早晚出去要檢查身體。

幸好他還有一張在崗北拉車子的拉車證和一張照片。車行裏的老闆便答應他！每天車子的租費從早晨六時起到晚上十一時止是大洋八角正。前幾天，公共汽車及電車還沒有恢復，他每天居然還可以拉到兩塊錢至三塊錢的模樣，可是這兩天却大大地不對了，每天能夠拉一塊五毛錢便是好事。他因為年紀老了，精力不夠，有些時每天只拉半天，就息手了，半天是大洋四毛，下午兩點鐘交班，但是每次的收入，要照整天的比例算起來，是差得很遠，有時簡直是爲黃包車公司幫了忙。

從他的口裡，我知道，現在上海兩租界。行走在市上的黃包車，有几千多輛，戰爭未爆發前，僅只八千餘輛，但是黃包車夫却有四萬多人，連華界逃來的車夫，一起算在內。現在便要多下三萬多黃包車夫失業了，有的是回到家鄉去了，有的是做了難民，有的……不用說，這自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聽說。他們在請求黃包車夫工會救濟。記者問他，那麼車行裏爲什麼不多加車輛呢？」

老車夫做出了吃驚的表情，原來租界上的車輛是有限定的。他說：「到工部局去領

照會，看你先生有多少錢，一輛車子剛領照會的時候，價錢貴來西呀！」

從他的口裏，我又知道黃包車的照會，是一個月換一次，照會費公共租界每月是兩塊伍，法租界是兩塊，華界是一塊零五分，現在是開始領九月份的照會了。

老車夫口中的一根烟抽完，老眼已經有些紅潤了！記者又遞給他一根，他搖搖手不要，嘆了一口氣。他這時大約是想起了他那被日本人綁去了做漢奸的兒子吧？

離了廠的『包身工』

難民收容所裏收容着大批的難民，街頭巷尾聚集着許多難民。在一條弄堂中，兩個中年男子和一個中年女子領着十幾個女孩子蹲在那兒。

那天，仁濟堂派出來在街頭收容難民的卡車經過了那兒，他們認為，非常地怪奇，這一大堆人，難道是一家不成嗎？他們走上前去帶着威脅性的盤問，却原來是一堆「包身工」，兩個男子，一個是老板，一個是助手，再一個中年女子却是老板娘。

（「包身工」似乎用不着筆者多加解說，大家都已深知了。）

於是仁濟堂派了兩輛下車，一輛裝着老板，老板娘，助手，一輛裝着這十幾個肌黃膚瘦的「包身工」，分向着兩個方向開去了。

在××難民收容所裏，這十幾個青年的女「包身工」蹲地在下，一聲不響，彷彿十幾條禿了毛的瘦狗。

有幾個年青人的「包身工」，拉着沙嗓子哭起來了，嚷着要「老板」！有人問她們：「爲什麼要老板！」回答的是，「我們沒有飯吃了！」難民收容所裏的人，告訴她們，收容所可以把飯給她們吃，而且可以將她們送回家去！

有幾個沒有哭的「包身工」，就將腦裝抬起來了：「先生：老板捉去了頂好，我們都是被騙出來的，有的被拐出來的，我們替他做了四五年工了，一個錢都拿不着，每天只吃一頓飯，一頓粥！這一次，我們差一點把性命都送去了，我們有幾個小姊妹都被老板送給東洋人……」她鳴咽起來了，哭得很傷心，不再說下去。

難民收容所裏的人，一再地追問她，她才說出了下面的一串話：打仗打了好多天，楊樹浦的人都跑光了，老板還不帶我們跑，他怕我們自己偷逃了，就把我們幾個小姊妹

，關鎖在兩間房子裏。老板天天到日本紗廠裏去，他對我們講，日本紗廠等兩天仍舊要開工，他說是東洋人親自告訴他的，工錢還沒有領着，即使要逃，也要等工錢領着了才能逃！

「一天晚上，我們親眼看見我們老板帶着幾個日本兵到另一間關閉着我們小姊妹的屋子裏去了，一個日本鬼子用着一柄尖刀，在對着一個小姊妹的胸中刺去，我差不多嚇昏過去了！」她停了一停，說話的聲音與聽的人的心一同地顫慄起來了！

第二天，我們偷偷地跑到另一間我們小姊妹屋子中一看，她們都赤裸裸地倒在地下了，滿身都是血，還有一柄小刀插在一個小姊妹的下身，……

「當天的晚上我們的老板也跑回來了，他說日本人用皮鞭子打了他一頓，工錢仍舊沒有拿着，他說要帶我們跑了，此地住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們便逃了出來！」有人問她們是情願回家去，還是情願仍舊在上海做工？多數的回答是情願回家去，其中有兩個一聽到這話，都嚇得哭嚷起來了，據她們中的小姊妹說，她們出來有十多年了，是一個被「包身工」老板拐出來的，她們兩個都是人家的養媳婦，現在都不敢回家了，其先拐

出她們的一個「包身工」老板將她們已經轉押過好幾個老板了，他們的老板是從另一個老板手中買過來的，現在這兩個「包身工」已經成為她們的老板的私有品了，兩個賺錢的工具。

這是我的責任

在一個難民收容所中，看見了一個帶着六個孩子的女人，她手中抱着一個嬰兒，生下地只有拾六天的光景。另外還有兩個一歲多一點的孩子，是一對胞生，靠在她的腿邊躺着，其餘的三個孩子圍坐在他的身邊，年紀都不出十歲以外。

我望着她那副給孩子累得沉重的神情，便問她：「你有這許多孩子可以送一個給別人嗎？」

她只笑了一笑，不響，孤單地坐在一角，我知道她除了六個孩子之外，只有她一人，然而好奇却不得不使我再問下去：「你有沒有男人？」

提起了她的男人，她好像很傷心，引起了她下面的一長串話：我是寶山縣的人，男

人是在小學校裏教書的！日本人打到寶山縣的那一天，他告訴我前線上缺少運輸的人，他要替前方將士去運槍砲子彈，我不許他去，他說：「怕什麼，現在只有以國家爲重，個人死不足惜，我死了，你就替我將孩子養大，將來再去打日本人？」

她去後，兩天兩夜沒有回家，那天晚上寶山縣的人都走光了，城外的傷兵不斷地向城內抬，我帶着我的幾個孩子，向城外去，預備探聽我的男人，那時這最小的一個孩子，（她指着懷中抱着的一個），還沒有出世，肚子裏面懷着一個不算外，手中還要抱着這一對雙胞胎，其餘三個孩子就拉着我的衣服，哭哭啼啼的，大路上全是退下來的傷兵，地下幾乎全被血染紅了。逃難的人亦潮水似的向着城外湧，扶老攜幼，那時，我也想跟着大批的人一道跑，可是，我不能，我要看看我的男人。

「先生，你看見我的男人沒有？」我只要看見一個向城外退來的人，我就問他，不論是認識與不認識的，最後終於給我問着了，是我們隔壁的一個鄰人，他也是同我男人一道上前線去做運輸工作的，他匆匆忙忙地告訴我：「你的男人給流彈打傷了，躺在前面的一個棚子內」，他說着便跑去了，但是另外又有一個人告訴我，我的男人傷只是在腿

部，並沒有性命的危險！我聽了他的話，我的心方平靜了下來，我想只要我的男人不死，爲了國家受一點傷，又算什麼呢？」

但誰知等我跑到我男人躺着的地方時，他已經……」一下子，她很傷心地哭起來，她一面揩着眼淚，一面就繼續地說道：「他死了，我並不傷心，我只有憤怒，我只是想，我怎樣將我的幾個孩子養大，使他們能拿起槍桿子，爲他的父親復仇，爲中華民族復仇！這才是我的責任務！」

炮聲一響

天大的本事也沒用了

新世界後面，那鈎心鬥角的巨幅電影牌廣告的側面，一向是堆滿了垃圾，充滿了臭味的荒地，可是現在那裏擺滿了各色各樣的攤子，像菜市一樣的，把橫直的弄堂擠得水洩不通，當你踏進去時就可以聽到一片的廣東語呼聲：

「馬糞糕！」

「咖喱牛肉」！

差不多沒有一個很整潔的攤子，有的擱着幾塊板，有的就用一張紙舖在地上，蒼蠅密集在空間。

雖然很髒，但是依舊不時有典型廣東人進出，像武昌路的三元宮一樣。

昔日鑼鼓喧天的新世界，現在是居留着一千多廣東人的難民收容所。新世界後門的攤子，便是以難民爲主顧的對象。

「白飯五個仙啊」！

一大碗白飯，上面放者幾根鹹菜，因爲是五個子兒一碗，也有男人和女人站着大口的吃。

我在一個牛肉湯攤旁坐下，要了碗牛肉湯。「你本來幹什麼的啊」！在喝了幾口不大有咖喱味道的湯後，我就向那擺攤的問；

「我嗎？做過麵包司務，也當過廚房，我能夠做「鷄批」，我也能做「龍虎大會」。然而，炮聲一響，憑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沒有用」。說這些話時，他沒有像喊「咖喱牛肉」

時那樣有勁。

「有本事總比沒本事的碰到打仗就措手無策的要好得多，現在，你到底還能自做自吃」。我有意地鼓勵他。

「要是在平時，我要找一碗飯吃決沒有問題的。可是這一回，我到英租界上各個飯館跑了一下，小的已經關門了，大的裁人也來不及，那裏添什麼人……逃出來時慌慌張張，什麼東西沒有帶，祇是一個光桿」。

我看見他這頹喪的樣子，我就拉別的問：「生意好嗎」。

「本來還好，給漢奸們在馬路上到處投毒藥，我的生意就受了影響。丟那媽，要是漢奸到我這兒來投毒藥，我準把他打死」！頹喪變爲憤怒。

「生活還不發生問題吧」？

「誰能想到這些事情，過一天算一天」。他想一想：「想回鄉下去……不過，到了鄉下也沒有辦法啊！獨個兒還好，有妻兒到那裏去都沒有辦法」。他的臉色更黯淡了。

敵艦威脅下的漁民

吳淞口外，有成千成萬的漁戶，靠着白浪翻翻的大海，尋找着生活。在風平浪靜的時候，一網打下去，準會有幾千百把隻鱗兒奪目的魚給捕了起來，捕魚的人笑了！這是他們辛勤勞苦的代價。

自抗戰以來，魚戶們都家破人亡了，目前，在吳淞口外再也尋不着一個捕魚人影子。捕魚人的船都成了碎屑木塊，隨着跳躍着的浪花流去了，捕魚的人也成了魚蝦們唯一的好食物。

饒幸未死去的漁戶們，海浪把他們推到海攤上來，他們便沿着海攤，穿過火線，終於逃到租界上來。但是因為多數受傷或衣服襤褸，被捕到巡捕房裡去了。

下面記下一個漁戶在巡捕房裡對記者的報告：「我們在吳淞口外的漁戶有兩千多人，我們每年除零碎售出的不算外，供給魚市場的魚，達五六萬元的數目。抗戰爆發後，敵人的第一個炮彈就毀去了魚市場。於是，我們一切就完了，眼看着船艙內的魚臭去，終於

腐爛了，那時我們又不能將船划到吳淞口內來售出。我們便將船靠在海攤邊，以魚充飢。

「八月廿號，敵人二四十人乘着幾隻小艇，跑到我們的船，他們要我們帶他們到海攤邊去探視，那兒有中國兵，那兒沒有？」

「他們其中有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看樣子不像日本兵，他對我們說，要是不允許的話，他們（指日兵）就要用機關槍打死你們。我們其中有一個得了寒熱病，他的船因此稍爲開遲一點，於是一個日本兵用着槍上的刺刀，一下子刺進了他的肚子，鮮血往外面直流，他把他扔到海中去了。我們都不情願對日本兵說真話，我們把他們望我們中國兵的防地領去，一划到海攤邊，我們就望着攤上跑，一面跑，一面高喊着：『這裏有日本兵呵！』這樣，被中國兵發覺，用機槍掃死的日本兵，真不知有多少。」

據說，八月廿三號的那一天，日本兵開始到他們的船上來搜索，錢和滿艙的魚都被他們搶去了。他們把漁戶們的船都聚集在一起，又從軍艦上抬來了許多的木板和竹桿，他們叫漁戶們把那許多木板舖在船上，用那許多的竹桿將一隻一隻的船連系起來，成了一個極大的碼頭。然後，將那些漁戶們都叫到這木板上來，排在一起，他們便架起機關

槍掃射，有許多乘着機槍未掃到身上的時候，就勇敢地跳到海裏去。但是能僥免的又有幾個呢？

黃浦江邊悲喜劇

立在黃浦江邊，遙望着對江煙火瀾漫的浦東，心中頗想渡江去巡視一番，那邊是我們的一望無涯的大好江山，那邊有我們成千成萬被踏在敵人鐵蹄下的受難的同胞。可是往日那靠在這邊數不勝數的小舢板，現在已寥寥無幾了。

據說多數是被敵人拖到吳淞口外去了，敵人能在金山衛的登陸，就要謝謝這一批純粹中國風味的小舢板。

呆呆地怔在那兒，自己問着自己。即使有一個船夫，胆敢地能帶我到浦東去，自己是否有渡江的勇氣呢？這麼想着，從碼頭的旁邊，走來了一個五十餘歲的老頭兒。

他猜準了我的想頭。「先生，是不是要渡江去？我可以帶僮過渡！」

這才奇怪，居然有胆敢的船夫能帶我渡江了。

「真的能渡江去嗎？江那邊不是被日本人佔領了嗎？」

「您先生客氣！」他笑嘻嘻地：「日本人是不会難爲您先生的；」

他把我當作漢奸了。我問他：「日本人爲什麼不會難爲我，我既不是日本人，又不是敵軍的好朋友？」

「嘻嘻！」他又笑了，接着看了我一眼，「您先生難道說和日本人沒有關係嗎？前天我渡過去了幾個像您先生穿着一樣漂亮洋裝的人，其先我不肯渡他們，我說，日本人看見我們中國人就開槍的，你猜他們怎麼說，他們說日本人見了他們不會開槍，而且會歡迎他們！他們又說將他們渡過去了，可以給我五隻大洋！」

「真的，我把他們渡過去，在其昌碼頭登岸，日本兵不但沒有開槍，而且走到碼頭上來，將船上的繩子，繫在碼頭上面了，讓他們好上岸，他們都對日本兵點了一點頭，就向其昌棧頭碼頭裏面去了，爲尾的一個人，很爽快的給了我伍塊錢一張的票子！

「伍隻洋，」他說到這裏時，兩邊的嘴角都笑開了。「想不到我一天就賺了五隻洋，同行的都棄了舢板跑走了，獨有我不跑，我說你們都跑走了，讓我一個人做好生意，我

想還能像一個月以前那，裝難民撈一筆大錢。」

說到錢，他從「肚袋」裏面，搜了半天，搜出了那一張伍塊的法幣。他拿在手中，臉上露着一種說不出的得意。

他把摺好了的票子打開來，翻來覆去的看着。

一點也沒有錯，是一張中央銀行的伍元的法幣，那上面亞拉伯字的「伍」字，印得很楚清。

忽然，我感到這伍元的法幣，與一般的有點不同了，那上面淡綠色的顏色現得更淡，彷彿是一張粗製濫造的冥票。

我上前去一看，那票子的假面目，完全現在我的眼前了。

我說：「老人，你受騙了，你手中的一張票子是假的！」

「怎麼是假的嗎？」臉上立刻露出了吃驚的表情。

「是假的，」我指着那票子：「真的顏色沒有這樣淡，紋路也比這清爽！」

他似乎有一點不相信，但握着票的手，已經在顫抖了。

我又補上了一句：「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拿到煙紙店裏去兌換！」

我說得是那樣地懇切和認真，他不得不有點慌了。

趕忙地回過身來，向着碼頭上跑，不到幾步路，又跑回來，幾乎是用着哭泣的聲音對我說：「先生，請你將我的小船照一照，我馬上就來！」

老遠地，我聽見他嘴裡還在嘮叨着「漢奸，漢奸」的罵聲。

從羅店歸來

四號的晚上，正是我軍將敵人趕出羅店附近的一帶，而前鋒迫近孫家橋的時候，記者帶着一批慰勞品，分乘兩卡車與我們團體的代表向前線進行着，車子開至郊外，已是夜深十時了，那天晚上，據軍事方面得來的報告，是大批敵機來轟炸我軍陣地的當兒，因此沿途均有敵機在我們車子的上空盤旋着久留不去，其先記者等，爲了避免敵機的轟擊，曾不時地走下車來，伏在路的兩邊，待敵機飛過去了，我們才重新坐上卡車，可不久，敵機又出現在我們的上空了，彷彿貪婪的蚊蠅似的嗡嗡地鳴着威脅的號子，

一個同車的友人，便微笑着用幽默的語調說道，轟炸我們後方的手無寸鐵的人民，這大約就是敵機的任務吧？從這裏便可以看出敵人更怯懦慘無人道的面目來；

後來我們索性不去管敵機在上空的威脅了？繼續地向前開去。車子開過市中心區的時候，在××部駐紮的地方，我們被兩個守在戰壕中的弟兄喝停住了，經過了詳細的盤問，他表示要派人領我們前去，因為有許多地方都築有防禦的工程，有許多是關於軍事機密的所在，這些全是走不通的而且沿途有時會遇到奸人的襲擊，所以，派弟兄領導我們前去是必要的了，對於弟兄們的好意。我們自然是感激不盡的。

四個弟兄緊握四柄盒子槍坐着一輛汽車在我們前面引導着。因為我們必須在一小時內趕到目的地，所以汽車開得很快，對於腦袋上敵機嗡嗡的威脅，我們已全然不覺着了。因為路上遺留着有木塊，沙袋與炸碎了的汽車的零件原故，我們的車子，有一次却衝進了路邊池塘中去了，我們正在設法如何將車子從水中施到路上的時候，有架敵機

嗡嗡地從遠處飛到我們上空來了，它突然地從上空極速沖了下來，役佛要擲彈似的，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已無可挽救了，耳朵中只聽見強烈的嗡嗡的機聲。

幸好敵機擲下來的是一顆照明彈，它射着強烈的綠色的光芒，高懸在半空中，役佛一盞汽燈似的，把四野燃得雪亮，路邊戰壕中的弟兄們，都把機槍豎起來了，機扭的聲音發得格格地響，準備作射擊狀，誰知敵機只盤旋了一圈就飛去了。

遠處的槍炮的聲音是越來越近，由鳴鳴的步槍聲而清晰地聽得見格格地機槍聲，抬起腦袋來，望着上空的流彈彷彿火魚似的守行着，施着很長的尾巴，鳴着尖銳的號子，半邊的天空，已被炮彈的火光燃得雪亮，

這時我們的車子，已進行離羅店只有二里處的地方，防守的弟兄已不允許我們前進。他告訴我們，我們口口部的隊伍正乘勝向長南橋與邊石橋集中，擬與羅店東南方面的我軍聯絡，來一個大包圍的形勢，這時正是敵軍被我軍包圍殲滅的當兒，事實上我們已不能再向前了，身邊的子彈密得像飛沙走石似的。我們只好將一批慰勞品交下來，請防守在那兒的弟兄帶到口口部去，轉送給前線的弟兄們。

徐家匯的難民船

上海戰事爆發，租界內特別熱鬧起來了。戰區裏的人民都搬到租界中來，視租界爲安樂土，就是並不危險的南市與徐家匯一帶的住民，也都遷移一空，空氣顯得特別緊張。

昨天我到南市去走了一趟，預備再由南市經過斜橋，楓林橋一帶，而至徐家匯。可是到處碰了壁。從外灘預備走到南市去，在民國路口就給法界的巡捕阻止住了，只好回轉來，打算從天主堂街穿過民國路，然而幾處的鐵柵欄又全都緊緊地閉住。沒有辦法，只好踏上二路電車到徐家匯一帶去視察一番了。

徐家匯與法租界的交界處，全堆滿了沙袋與鐵絲網，巡捕也嚴密地守着，禁止行人通行，僅有海格里一條路可以到遼華界，在華界人很擁擠，橋板上全是人坐着或者靠在橋欄上，他們有許多是從龍華一帶打算跑到租界上來的，有許多則是從租界預備搭船或者步行到松江一帶內地去，因此這一條華界與法界交界的橋板，就成了他們唯一的休息

地了。

在橋板的那邊，便是到松江，佘山去的一帶小火輪與民船的碼頭，有幾條民船上都已經坐滿了逃難的人，即將開行了，船夥們都大着聲音嚷：「喂！那一位到松江去，到佘山去——乘啊拉船吧！」

聽那些船夥的聲音，嗓子都破啞了，據說他們每天從松江，佘山到上海要開兩趟之多，從前夜晚可以通行，現在夜晚因戒嚴，不能開行了。他們現在的生意很好，每次來回都是客滿的，有些比較有錢的土老哥兒，也從佘山，松江一帶跑到上海來，他們視上海租界內爲安樂土，只有住在上海的人，才知道上海的法界內也不是安全的地帶了，那些土老哥兒，有的不惜以五六十元包一條小船到上海來。前幾天風聲緊張的時候，民船缺乏，也有個人出十塊錢的到內地去，那些平日登在臭水濱裏賣草的小船上的人，現在都腰中滿滿的了。

前幾天，那些專裝乘客的船家，不許這些賣草的小船裝客，後來因爲乘客實在太擁擠，也只好馬馬虎虎。可是他們依舊不許那些野雞班的小船，靠到他們原有的碼頭上來

，他們只是靠在碼頭過去的慈惠橋旁邊，遠遠地就聽見他們高叫着：「先生，搭我們的船去！」

記者奔到碼頭下面，找着了了一個乘船的難民，與他談了一番，他告訴記者：他們多半是從楊樹浦一帶逃出的，織業是在日本紗廠裏做工。

他們都是眼淚汪汪的，說是受到了如何如何的損失，工廠裏的薪金沒有領着，一些較重較大的東西都丟了。有一個婦人伏在船頭上，嚟天陶地的哭着，她的男人在楊樹浦被敵機投彈炸死了，她只好帶着她的一個孩子回到家鄉去。

他們多數都問記者，什麼時候，才能將這些東洋鬼子趕出上海去，他們好重回到上海來……，

從他們的談話中，才知道到余山去，到松江去的船價都加了一半，以前到余山去的，只要四百錢，現在要八百了，到松江去的爲兩角，現在也要加到四角了。一個老婆子坐在船尾上嘮嘮叨叨地，她說什麼乘火打劫呀！沒良心呀！人家逃難，他們（指船家）憑空地要漲一倍的船價。

那個站在船頭的船家，就頗氣憤地對老婆子嚷着：「儂弗要搭啊拉船就跑，沒有人請儂來，人家是用性命換來的錢，格兩天，天天有飛機在啊拉頭上去炸彈，開機關槍，幸好都沒中，中丁，你就是出一百塊錢，也沒人替你搖船！」

岸上的人越來越多，小船危急地兩邊掩擺着，好像透不過氣來似的，於是，船上的人都嚟了起來，黑衣服的警察老遠地跑來維持秩序，這樣小船才先後地開了出去。

記者在岸上走，小船在濱裏行，到了慈雲橋那兒，兩個軍人突然將小船吆喝住了。他們要檢查一番才能放過，原因是恐怕漢奸潛伏到內地去。

岸邊放着十幾袋子米與籐篋鴨蛋，有一個兵在旁邊看守着。那個檢查小船的兵指着這些告訴我：「這許多米和鴨蛋都從這些小船上搜來的，問他們裝到什麼地方去不肯說，後來詳細地盤查一番，才知道是漢奸去資敵的！」

記者從三角街到斜土路中山路都去看了一番，那兒的住民都顯得非常鎮靜，三角街的商店都開着門，依舊做他們的生意，中山路的旁邊有一條小石橋被炸斷了據附近的人說，是前幾天中國飛機與日本飛機激戰，日本飛機負傷墜下的。然而沒有傷人。

從中山路望龍華那一帶走，沿路都要受盤問，不過龍華開車的時候是例外。

南市警戒區巡禮

到過南市去的人，一定會說南市的情形比租界平靜得多了，決不像租界上那樣來得混亂，一切都守秩序，守紀律。

前天，日本人突然宣佈：他要轟炸我們的南市，算是慘敗後的報復，於是，南市就曾經一度小小地騷動起來了。

在以前，租界通到華界去的鐵門，僅有南陽橋與老北門兩處可行，可是日昨天法租界當局突然將這兩處的鐵門不時地關閉起來了。記者去時，正是南陽橋的鐵門緊緊地關閉着的當兒，租界與華界兩處來往的人總有好幾百之多，攜老扶幼，提着箱子挽着行李，都緊擠在鐵柵欄內面前，您望着我，我望着您，睜着一對焦急的眼光，心中想怎樣才能令法當局將緊閉着的鐵門打開。

有幾個青年的小夥子，大約等得不耐煩了便偷偷地從鐵門的縫中鑽過來，這樣一個繼一個，倒有好幾十人給安然地鑽過來了。外國巡捕是把守在另一邊，所以沒有看着，後來，人叢中騷動起來了，有許多望着這邊移，這樣，才給一個巡捕發覺。

大約只等了十幾分鐘的模樣，法當局就將鐵門邊的一個小門打開了，人立刻像潮水一般地擁過去，待租界的通到華界去的人走完了，然後華界的人才可以走到租界上來，可是攜帶着較大的箱子行李的人，都給法當局阻止住了，不許通過，有的經要求後才允放過。

一踏到華界，空氣立刻就平靜下來，街上沒有較多的行人，屋子裏的人都用着一張檯子，坐在屋簷下乘涼。

我們從方濱路轉入民國路，街市死的一般寂靜，較大的商店關了門，往日風馳電掣一般的車輛都不見了。在陳英士紀念塔的下面，圍滿很多人，望那面前走的人都嚷着看漢奸頭去，可是走到陳英士紀念塔的旁邊，什麼也沒有看見，原來漢奸的頭，在清晨已經收殮了，爲了避免不衛生的原故。大理石的地上，還可以清晰地看到漢奸遺留下來的

血，上面蓋了一層薄薄的石灰。

這時，有一個人在陳士塔的旁邊站了許久，便遭了保安隊的嚴格的盤問，原來他是×報的記者，站在那兒等友人的，後來果然有一個人向他走過來招呼他一道走，保安隊才允許他離開那兒，記者心中想，像這嚴密的防備，任你漢奸如何的陰謀，也難得逞的了。

到老西門望蓬萊市場那邊去，就要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盤問，來往的汽車，非得要有了通行證才能經過。

在老西門十字街頭那兒，四面都築有防禦的工程，沙袋堆得有兩人之高，上面還蓋上了鋼板，我們的弟兄們，都很鎮靜地伏在那兒，把槍桿子對着前面。

記者正站在街頭呆看時，突然有兩架日本飛機從那邊軋軋飛了過來，只看他越飛越低，到了老西門時，就好像是掠我們腦袋而過，這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身體閃到牆壁邊去，一點也不慌張，不像租界上的多數住民見着飛機時亂嚷亂跑。

從老西門拐轉來，沿途我方的防禦，都甚堅固，路口均堆置沙袋與鐵絲網，衛國的

健兒們嚴密的把守着，那邊法界的當局，雖則將鐵柵門緊緊地閉着，堆着沙袋，但有些却無巡捕把守。

老北門行人又擠擁起來了，各色的車輛都集在鐵柵旁邊，因為華界的車輛從這兒才能通過租界，這時正是老北門的鐵門緊閉的當兒。

踏上了東門路，再前去就不允許通過了。

在 西 站

自從京滬滬杭兩路開車後，據說每天向着這兩條路上逃難的人，達好幾萬人。我爲了要明瞭西車站的情形，曾經到那兒去巡禮過一番。坐雙層公共汽車向滬西出發，在越園路上，不時地可以看見英軍所築的防禦工程，沙袋堆得伸向街心，僅可以通過一輛公共汽車。來往的雲飛與祥生汽車，不斷地穿流着，人行道上攜老扶幼的難民，潮水似的向着西車站湧。

兆豐公園的門口，英軍仍舊在那兒建築防禦工程，黃包車夫拖着沙袋，一輛一輛地

從極司非而路的兵營向着那兒拖。有幾個堆置好了的沙袋上還搭了涼棚，就像亭子似的，大太陽灑不着他們的腦袋，英軍坐在裏面乘着涼，樣子很悠閒，口中有的還含着一根雪茄烟。

在聖愛娜夜花園的門口，佈置了鐵絲網，荷槍實彈的英軍把守着。一過了鐵絲網，乘車的人便坐得滿地了，東也堆着行李，西也堆着鋪蓋，賣茶的小販，高叫着一個銅板一杯，情形很混亂，汗氣與路邊堆置的垃圾的臭氣，直望臭管裏鑽，可是來往巡行着的英軍，却不管這些，只是鼻子上面，多了一個鼻罩。

這人潮一直從滬西車站馬路湧到那邊的極司非而路的交界處，那邊因為是戒嚴的區域，等車的人不能過去。所以比較清靜得多了。估計一下這些逃難的人，至少有一萬人左右。那時正是五點半鐘京滬車開車的時刻，這些人不用說是踏上京滬線的了。但不然，待記者走到車站的而前的時候，才知道上午十點半鐘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車站的門口貼出了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上午十點半及下午一點半之滬杭車，頭，二，三等票均已售全……」的字樣，一個車站員站在車站的涼台上向外面高嚷着：「報告，請

大家注意，今天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五點半的京滬車大概要延長時間了！」

我在車站邊，找了一個賣香烟抽的職員，和他談了一息話，才知道從杭州開到上海的車子，在半路出了毛病，因此上海的車子就不能開出了，他告訴記者，每天規定的是滬杭車開兩次，京滬開兩次，但是，自開車以來，很少時間是照着規定的，只是什麼時候車子開到，就什麼時候開出了，譬如今天，不單滬杭車錯了時間，恐怕京滬車也要脫班了。

他說每天搭車的人，滬杭車爲最擁擠，滬杭線多半是到杭州的，然後從杭州轉到內地去，京滬車以到鎮江與到南京的多，每天京滬車兩班，乘客大約有一萬人左右，京滬滬杭兩路車合起來大約有三萬人的模樣。

記者這時便向他交涉能否到車站裏或者月台上去走走，但是却給他阻止住了。

從車站的旁邊鐵柵欄中望進去，鐵路的兩旁與月台上也擁滿了人，那是上午十點半鐘購着了票，而未開出的滬杭車的乘客。這時太陽最辣，坐着鐵路兩邊的人都覺着腦袋在那兒「抗日」，但是態度却非常鎮靜，因爲人太多原故，鐵軌上也幾乎站着的是人，

我心中想，這時要是有一輛火車從那頭開過來的時候，說不定要發生什麼慘禍了。雖則車站裏的路警，不時地在維持秩序，但也無能爲力。

我正這麼想着時，突然人叢中轟動起來了，原來是兩架日本飛機在天空札札地飛着，他越飛越近，札札的機聲也來得更響亮這些彷彿像一根針似的刺進了人們的心中，幸好牠只從東站上飛過就飛去了。否則，擲下一個蛋（彈），那真是不堪設想。

記者偶然地想起了一個問題，便是乘客等不及時，回去了，而該班的車子又在夜深開出了上海，乘客因此漏了車，試問乘客所持的該班車票，搭下班車時是否有效，記者問及一個車站職員時，他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

沿蘇州河一帶瞭望

這兩天，租界上的防務突然加緊了。沿着蘇州河一帶堆着的沙袋，一天一天地在加高。

我沿着蘇州河一直望着新閘橋走去，泥城橋這邊，一切的防務都照舊，蘇州河那邊

，北四川路郵政局的門口，敵人的沙袋也比以前堆得高了，有兩部機器腳踏車停在那兒，四五個穿着便衣的日本浪人，好像很空閒似的，在那兒來往地巡走着，一會兒一輛卡車從那頭開來！把幾個日本浪人帶上了卡車，就沿着蘇州河向外灘去。

泥城橋過去，沿着蘇州河的公共租界的防務，都由英兵在那兒担任着，有幾段行人都不能通過。於是我只好轉身沿着新開路走。

新開橋路的中間，不許人通行，只可以在行人道上走，路的兩邊都堆滿了鐵絲網，因此街的中間顯得死一般的寂靜，彷彿是戰區一般，新開橋頭，英軍在那兒築有休息所，所以在這兒的英軍就比較多了，防禦也比較重要和堅固。

橋那邊，就是我軍防守的區域，從這邊望過去，可以看見我軍英勇鎮靜的姿態，他們戴着鋼帽，服裝都很整齊，站在沙袋邊戒備的我軍，也沒有這邊英軍多，他們的態度倒好像顯得很悠閒的樣子。

那邊的店家多牛是開着一扇小門的，但是不做買賣，在門口守門的人與軍人坐在一條長檯上長談，騎着腳踏車的傳令兵不時地往來着，那邊看不出一點戰爭的模樣。

在炮火中新生

北新涇，敵人曾經數度地在這兒擲炸彈，轟炸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以前，這兒是一個平靜的小鎮市，人民以種菜爲業，在平時，似乎還是一個世外的樂園。

抗戰爆發後，這兒沒有受到經濟的影響，相反地，他們的收入比以前更增加了，由於大批地人民的收入減低，再加上日帝國主義封鎖我海岸，肉類無法入口，即使有錢購得起肉類的人，也不得不改買蔬菜做餐了。

經過了幾度的轟炸後，鎮上差不多被炸去了三份之一的地方，菜地也多數的被燬去了，但是卻沒有一個菜販離開那兒，而且，他們更加緊了他們的工作。

有許多菜販的房子被炸倒了，父母兄弟或者妻子兒女都被炸死，只剩下光桿兒一個，於是，他們把他們的破屋子撐起來，獨自個兒地住在裏面，好像把一切的悲哀與憤怒都悶在心裏，終有一遭我們要把我們的痛苦加倍地償還給敵人。

敵機轟炸後，接着就來了大批的漢奸的乘火打劫，他們差不多連顆菜都是好的。當被轟炸的那幾天，住民都離開了北新涇，第二天歸去後，屋子裏面都空如一洗，據說這一般打劫的，還碰着了更利害的強盜，那便是當地的流氓，他們守住北新涇的幾條路，於是，一般乘火打劫的擄來的東西，全被他們用着恐嚇的手段奪去了。

晚上，那兒却變成了頂安全的區域，不單敵機不會駕臨，就是小偷也絕跡了，甚致於打開門睡，也不會失劫，因為那兒四野都是警戒線，偷了東西的，休想走出北新涇。

現在鄉民都自動地組織起來了，要是鎮上一發現陌生人在那兒久留，不等到軍警來盤問你，鄉民就會走上來，問你一個清楚明白，然後再放你通行。孩子們看見了陌生人，會叫他們的爸爸。

最可喜的，是以前鄉民與鄉民們的仇恨現在都冰釋了，有的屋子被炸燬了，幾家人住在一起，而主人却笑顏滿面，絕不提到房租的事情。他們有一個共同親愛的人，那便是軍隊，見着他們來買小菜，廉價不去說他，甚致於將小菜送給他們，可是沒有一個軍隊，領受他們這樣的盛情，他們開口多少是多少，決不還他們第二個價，這證明敵人的

轟炸，不單沒有使我們「屈膝」，而且加強了我們抗敵的力量。

鎮上每個人家都挖有地洞，誰聽見敵機的聲音或者看見敵機來時，他們會輕悄悄地將這消息傳遍開去，立刻全鎮人躲入地洞，連三歲孩子也知道怎樣避免炸彈的危險。苦難，使他們進步了。

浦東一瞥

在滬戰剛開始的幾天，據說上海浦東間來往的小渡船，每人的渡資每次要收到一元餘。我久有意至浦東一帶去走，可是爲了這一筆巨大的船資，終於未能成行，因爲我究竟不是一個逃難的。

昨天，偶然地走到了外灘，在法大馬路口的碼頭上，一個卅餘歲的船家放着高嗓子嚷：「啊要到浦東去？只收大洋一角！」

只收大洋一角，這數目比以前便宜得多，而且前兩天敵人的炮與飛機在浦東一帶加以轟炸過，轟炸後的浦東，究竟變成了一副怎樣的面目呢？在這種情形下，我毫不遲疑

的踏上了一小渡船。

浦江口除了幾隻列強的軍艦外，映在眼前的便是幾隻來來往往的小渡船，每隻船上都是裝滿了逃難的人。在浦東的江邊，難民坐成了一長列。向裏走，便是塘橋鎮塘橋鎮的小街上，房屋多數被炸燬了，這裏正是前幾天敵艦的炮轟的目標所在，有幾間坍倒的屋子中，還有幾具死屍堆在那兒，上面蓋着破爛的蘆蓆，據街坊上的人說，這幾間屋子裏面的人都是全家被炸死了，等着他們住在上海的親戚來收屍。未炸燬的店家，都半啓着門，依舊做生意，街上的菜販很多，而且售價亦甚便宜，有許多上海的菜販，從那邊販小菜到上海來買，他們正在鬧忙地爭着價錢。

向西走，便是老白渡鎮，房屋都整齊地立在那兒，雖則未受到炮火的影響，但是人民都是十室九空。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彷彿身入荒野古剎中。

老白渡鎮的附近的頹義渡鎮，是平日最熱鬧的一個鎮市，這時街上也顯出了荒涼的景象，幾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就睡在人家的屋簷下，好像是等待着死神的降臨，兩三個巡警把幾個比較年輕的難民，向着小巷中趕，據一個店裏的夥計告訴我，在炮轟的那天

晚上，有許多流氓在賴義渡的附近，大肆搜劫，難民的包裹全被他們強去了，甚致連屋子中沉重的桌椅板凳都搬走。平日與這些傢伙稍結有仇恨的，全被他們殘殺了，這些傢伙怕熟識的人認清了他們的面目，多數面孔上都戴了鬼臉，或塗上顏料。

到了一個叫做三萬昌的地方的時候，便不能通過了，過去便是春江碼頭，但是走後街却依舊可以通行，然而春江碼頭被炮火毀後的殘跡，却無法入於眼底。

在後街逃難的人，扶老携幼，挑着大大小小的担子，向着江邊走來，在路邊的荒野中，有許多壯丁，都在努力地挖着地穴，一個較年青的壯丁告訴記者：「敵人的飛機來時，我們叫全鎮的人都躲到這裏面去，讓敵人多費去幾顆炸彈！」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同胞，是比以前有組織得多了。

戰勝敵人犀利的武器

昨晨經過××救護隊的門口，正逢該隊的卡車至吳淞鎮方面救護傷兵回來，（共載來了十二個傷兵，）其中有一個×連的排長，他的左面的大腿與胳膊均受了彈傷，而面部亦有一條半寸長的創口，那是被敵人的刺刀所傷。我使踏上了卡車，與他攀談起來了。

卡車在救護隊的門口，將傷兵的姓名登過記後，車子便向着××傷兵醫院出發了。那位排長的精神很好，他是在吳淞鎮一戰而受傷的，敵軍從蘆溝方面偷襲過來，因此雙方發生了極激烈的肉搏戰。

這位受傷的排長很謹慎，起先不願將前線的情勢告訴我，後來經過了我再三地向他解說，並拿出證明文件來給他看，他才將前線戰事的情形以及其他受傷的經過說出來。

「敵人當時襲我吳淞方面陣地，數並不多。他們以坦克車和軍艦上的大炮，猛烈地向我陣地沖來：這時，我們的弟兄們都伏在戰壕中，不動聲色，待敵人衝到我們的戰壕

的前面，我們便齊喝一聲，衝了上去，以手溜彈與刺刀同敵人力搏，這時敵人的大炮都失去効力了，只看見一個個的敵人倒下去，不到幾分鐘，敵人就會像潮水一般地退下去了，但是我們這時全線的弟兄不衝上去，只以少數的部隊追擊，因為我們早已知道敵人的戰畧了，要是這時我們的隊伍全部衝上面那我們的犧牲便大了，因為敵人老早就在兩翼埋伏了重兵，待我們的部隊衝過去的時候，便會對我們來一個大包圍，加以殲滅，然而自從洞悉到敵人的策略後，我們在敵人的兩翼的外面也埋伏了重兵。這樣，待敵人發動兩翼的部隊後，我們便立刻對他們來一個大包圍，結果，敵人全數便被我們消滅了，生還者極少，可是我們被犧牲的弟兄更是極少的一部份了！」

我問他：「你是怎樣受傷的？」他說：是在肉搏的時候受的傷。那天晚上，敵人衝到我戰壕的前面，半天，不敢再上前一步，一個擠擁着一個，既不敢向前，又不敢後退，總是，待我們隊伍衝過去，他們的先頭部隊便混亂了，後面督戰的長官輾了下去，他們才敢棄械而逃，這樣被我們擊死了敵人真是數不勝數！」

他又說敵人的砲火固然利害，但是軍士的作戰，決無我軍猛勇，這是我們取得最後

勝利的一個信心。最後地告訴我，在敵人最初衝吳淞的那一天，他曾經用機槍，一人掃死敵人三四百之多。其先是敵人佔領了一個高坡，憑地利用機槍向我軍掃射，我軍一部份人便繞到敵人的背部，從下向上掃射，那時，敵人防不勝防，只看見一個個的敵人被打中，而從高坡上滾下來。事後敵人死傷幾達千人。再其次，便是敵人每次的登陸了。

敵機的「戰績」

昨晨七時左右，敵機十多架，在滬西北新涇鎮一帶，投下了數十個炸彈，死傷我人民達四五百之多，當由各救護隊馳出事地點救出受傷者二百餘名，送至仁濟等醫院醫治。

今晨我赴該醫院，訪問被炸傷之難民。在待診室裏，正有數十個受有輕傷待診之難民，分坐在兩排長條凳上，呻吟的聲音，彌漫了空間。記者便與一個左邊胳膊受有彈片擊傷的菜販，攀談起來了，他大約只有十八九歲的模樣，昨天的早晨，他與他的五十餘

歲的父親，挑着兩担菜，在周家橋順豐石粉廠的門口售賣，這時突然有六架飛機嗡嗡地從遠處飛來，在周家橋的上空盤旋了一週，就向着北新涇鎮方面飛去，沒有一會就聽見轟然一聲，房屋和他們所立的地方都被震動了，他和他的父親便趕緊地伏在菜的上邊，爬起來時，只看見北新涇鎮的上空騰起了黑烟，北新涇鎮那一方面的人像潮水一般地湧過來。因為他的家住在北新涇鎮的附近，他的母親和他的弟弟都正病在家中，所以他的父親放心不下，便棄下了菜担，向着北新涇鎮方面奔去了。

大約只有一刻鐘的模樣，六架敵機又出現在附近的上空了，三架在北新涇鎮方面盤旋，三架向周家橋區一方面飛來。忽的又聽見轟然一聲，比前次更來得響亮了，灰土與細石都被掀揚了起來，這時，站在周家橋附近的人都向順豐石灰廠裏躲去，敵機在「格格」地搖着機關槍。他沒有辦法只好隨着衆人跑進了順豐灰廠，在這時，他的耳朵裏只聽見鳴鳴的聲音，許多人從他的背後擁過來，把他推下了一個石灰窟裏，接着敵機的炸彈，就在石灰窟的附近轟炸開來了，他的耳朵裏只聽見「嗡嗡」的聲音，什麼也不知道

了.....

醒來時，他已站在石灰窟的旁邊，一個救護員握着他流血的胳膊，他也不感覺得痛苦，石灰窟裏躺滿了廿餘個血淋淋被炸死的屍首，他的附近所看見的全是血淋淋的人。

後來，他使被那個握着胳膊的救護員救到此地來了。他說到這裏突然地想起了他的父母，便嗚咽着問記者：「先生，北新涇鎮該沒有被日本鬼子丟炸彈吧？先生，打聽打聽看，我叫王××，我的爺娘，弟弟該沒有受傷吧？」

接着他又大罵了日本鬼子一頓，一面罵着，一面就用手扶着受傷的地方，說那裏面還有彈片急待取出。我用什麼話安慰他呢？除出和他一樣地罵日本鬼之外！

寶山城內的犧牲者

在中山路遇着了三個難民，是剛從寶山縣逃來的：一對老夫婦帶着一個小孫子，走到中山路與斜土路之間，已經走不動了。小孫子在哭着，兩個老人喘息着。

我問：「你們是從什麼地方逃來的！」

「先生，我們是從寶山縣逃來的，寶山縣不得了，遍地都是死屍，」老婦人似乎比老

頭子的精神好一些。

她繼續地告訴我，日本人攻進寶山縣的那一天，城裏我們還有一隊兵留在那兒，他們預備帶領着四五個老百姓沖出城外去，但到城門口的時候，日軍已佔領城門了，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又向城裏退去，躲在預先挖好了的一個地洞中，將剩下的兩挺機關槍架在洞口密集地對日軍射擊，被射擊而傷亡的達一兩百人之多，我一軍直到彈盡力疲，始全數悲壯殉難！

他們三個人是在前天大雨滂沱中偷偷逃出來的，其餘留在城內的四五百難民多數都被日本人槍殺了，壯丁們都被組織了別動隊，去挖戰壕等。

城內有一位姓王的小學教員死得最慘，他的兩目先被敵人挖去，後來又被日本人用火燒死了。

老夫婦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媳婦，據老婦人說，他的兒子在日本人未佔領寶山之前幾天就跑出了，媳婦是被日本人姦……

談她到這裏，不願再說下去，只嗚咽地泣着。

楊瑞符營長訪問記

在那四面燃着火燭，被敵人層層包圍的四行倉庫中，偏偏有我們的幾百弟兄會那樣強硬抵抗敵人，毫不畏懼而竟苦戰了四晝夜，我想這要是換了畏死的敵人處在這種環境，他們老早就妥棄了槍械，而跪在地上求饒吧？

領導着這幾百個弟兄抗戰的，一個是團附謝宣元，一個是我所要在本文中提到的營長楊瑞符，對於這樣的一個果敢英雄，我們該如何地去描寫他呢？他有一個高高的顎骨，黑黑的濃眉，不？應該寫他那一對發光瞳子，比較適合一點，那瞳子十足表現了他的鐵一般的意志。這樣寫似乎還不夠，他還有一個和藹的個性，一看見我走進了他的病室，他就笑嘻嘻的說：『你要問我守在閘北的經過嗎？各報上都登得很多，大體都是不錯的，尤其是昨天大公報的一篇，那上面記的是我的談話？但是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可談一點守在四行裏的感覺與退出後的感想！』

『那時的感覺只有一個，就是怎樣來抵禦敵人，有人說我們把遺囑也寫好了傳遞到

外面來，這是不確的，那時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家屬，我們當了軍人，就是國家的人，我們爲國犧牲了之後，自有國家來替我們安排家屬，還用得我們多來就心嗎？自抗戰以來，敵軍調到了閘北，我就從來沒有寫過一封信回家去，家裡的人也不知道我在那兒，他們還以爲我駐紮在××吧？」

他說到這裡停了一停，發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是陰暗的，枯樹枝在細雨中掙扎着，這位果敢的英雄，大概想起了他遠處的家吧？不，他繼續談下去的是更堅決，更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爲我們事先沒有準備，一得到上師的命令，叫我們死守閘北時，我們立刻發動全體弟兄築防禦工程，堆置沙袋，一直到天亮才將一部份工程築好，那時，弟兄們都脫去了衣服，累得滿身的大汗。這時，蒙古路前哨的我軍就來報告：『敵人前進了』。他說到這裏非常地振奮，就就握緊了的拳頭一揮。

「我們立刻在門口佈置了兩架輕機關槍，預備給敵人迎頭痛擊，不久，敵人果然來向我們進攻了，一面放火一面猛襲，敵人大約有四五十人模樣，那時我們覺得我們的兩架機關槍還不夠發揮我們的威力。於是叫了幾個弟兄在屋頂上投下了幾個炸彈一下擊斃

了二三十名，其餘的敵人就逃去了。」

『到了第二天下二時，我們的工程大半都築好了，六層樓全堆滿了沙袋，敵人要想用碎彈來擊我們是不可能的。』大陸銀行的四面，靠着堅固的建築，敵人要想用平射砲來射擊更不可能。可是我們却不得不遵令退出了，謝團附與幾個弟兄都流下眼淚，我們悲泣的是成功沒有，成仁未果。在這全面抗戰時，我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抱着「置之於死而後生」的觀念，這樣貪生畏死的敵人，管他砲火如何利害，也豈奈我何！」

『我現在仍舊活着！』楊營長光榮的笑了！也是河北省人，家中還有老父老母，一妹一弟，太太，孩子。全家現在都住在無錫，我想他們該要如何地愉快呵！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與梁鴻雲在一道在淪殉難的飛行家，還有一個李傳謀，當時在各報上似乎只輕描淡寫的發表了一點關於他受傷的消息，以後就一直未提起了。

偶然在一個地方，碰見了李君的同鄉×君，他剛從湖南到上海來，知道李君的低細

甚詳，現在將他所告訴記者的，關於李君的一切記在下面：「兩年以前，李君還在湖南師範讀書，在學校中，他是學生服的股長，研究會的主任，無論什麼事，他都願意幹。不僅如此，而且他還喜歡運動，鐵餅，標槍，賽跑，他都玩得好。」

「李君的家裡共有兄弟五人，長紹鄰，服務教育廳，李君居次。餘均幼少，六年即死去父親，現有五十歲的母親，七十歲的祖母，弟弟讀書的費用，以及家庭生活，均賴長兄維持，大家在這種孤單無父情形下，更覺得兄弟手足之間可親了。所以兄弟之間，時多互相勉勵之語，今年春天李君在杭州空校畢業了，曾經回到湖南去了一次，他們一起團聚了一天，李君假期屆滿，就仍舊離開了家鄉。」

當時李君曾對其長兄這樣說過：「中日之戰，不久便要爆發，我（李君自稱）已將生命交給國家，如有不幸，望家庭勿引為悲哀，蓋在此國事危急時，個人生命不可足惜也。」

李君之兄，也是一個賢明愛國的人，當時李君之兄曾經告訴他，「……假使你一旦發生不幸，家庭一切都由我負責，你可放心作事，為國努力，」李君亦曾握着他哥哥的

手說：「家裡的事既有吾兄負責，弟當盡個人之責殺賊，做一個馬革裹屍的壯士」，說完即握手而別。

誰知道李君一別，竟與他的哥哥從此分手了。李君之殉難，是炸出雲艦那天，他駕着一架重轟炸機，飛過出雲艦的高空，因為高射炮太密，李君之機，飛得甚低，投彈心切，不幸而受傷了，李君盡其男兒報國之志，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弱者一想起來，還是覺得李君死得過早，令人不勝惋惜！X君言到這裡，已經兩眼帶淚了。

據X君云，李君生前最敬仰岳飛，以還我河山自矢，每次聽見日人凌我的消息，都得拳摩擦掌一番，躍躍欲試。李君死前半月，曾有一信致其弟弟，上面寫：「望弟妹等步後塵，作還我河山之最後努力！」

楊連長訪問記

在第十二傷兵醫院裏，見着我們掛彩下來的戰士楊紹麟，他是X師機關槍連的連長，在這次抗戰中，機關槍隊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大家知道的！

他的隊伍於廿號那天到上海，當時便在××駐紮下來了。前線的戰士們正打得很好，對付開北，虹口一帶的日軍，綽綽有餘。但是弟兄們却等不及了，要求立刻上前線去殺敵。於是在廿四號的那一天，他們一連人便調到×××的防線接防××師陣線。×××在××路，××路之間，面對着日軍陸戰隊司令部，當晚便發生了極激烈的衝鋒戰。

楊君親自領着一排人，守着右翼，日軍其先藉着猛烈的炮火，向着我們的陣地猛轟，無奈楊君過於勇敢，待敵人未衝到陣地前，即率領弟兄跳出戰壕，欲與之以肉搏，在這時，忠勇的楊君不幸被流彈擊中腿部而受傷了。

據楊君云……那時我們恨不得立刻衝到前線去，當我們從××開拔的時候，我們都感到非常的光榮，出發號吹起了，××的老百姓都在車站上，歡送我們，被壓迫者的腰桿子伸直了！

廿四號我們開到了最前線，接防××師，當晚日本人便向我們進攻，先以最猛烈的炮火轟炸我們的陣地，繼以坦克車向我們衝鋒，接着便以大批的步兵來搶我們的陣地，

那時我們伏在戰壕中的弟兄們都瘋狂了，立刻跳出了戰壕，以手榴彈與敵人的坦克車相拚，前仆後繼，兄弟們都高嚷着，「殺敵的機會到了！」

「敵人的砲火這時都失却了效用，一與我們肉搏，敵人都棄槍而遁了，遺下來的便是敵人被燬壞了的坦克車。」

「我們第一次見識了敵人的本領，原來他們都是膿包，」他笑了。

「我的腿部就在這時受傷的，當時一點也不覺得，直至日軍退去後，我的身邊的一個弟兄，發覺我腿部流血，方知道我受了傷，廿六號的清晨，我方被抬到這醫院裏來！」

我請他替本報題幾個字，他毫不遲疑地寫了「努力殺賊」四字，啊，這四個字，正是我們健兒片刻不忘的事啊！

在困難中前進

新華日報

二角

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

周銅鳴編

一角五分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郭沫若著

一角五分

中日戰爭預 (四版)

汪馥泉編

一角

中日戰爭與國際(再版)

夏衍編

一角

毛澤東會見記

汪馥泉譯

一角五分

軍中隨筆

謝冰瑩著

一角五分

民衆武裝論

李華卿著

一角五分

民衆總動員綱領

汪馥泉編

四分

抗日將領印象記

彭啓一編

一角

東戰場上的日兵手記

夏衍譯

一角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離騷社編

一角五分

離騷半月刊

離騷出版社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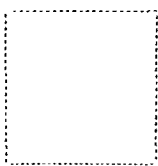
一角

包身工

報告文學集
夏衍著

火線下的上海

版 所
權 有



著 出 經
者 版 售
者 處 處

彭 啓 一
晨 光 出 版 社
離 騷 出 版 社

廣州長壽東路廿二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新 知 書 店

廣州教育路名賢坊

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初 版

實 價 國 幣 一 角 五 分

#.82

42-1231

42-1231

\$0.15